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檣杌萃編  
第六回 學步後塵苦心獨運 榮膺簡擢袒腹雙棲

任天然奉委署理廬陵縣，因這前任范星圃是既得明保，又得密保的人，接手真不容易。所以到了任，無一事不細細的虛心請教，那范星圃因調了首縣匆匆就要起程，凡事只虛說大意就已雙旗榮發。那知任天然接印之後不到一月，那范星圃手裡所結的案子，有大半全來翻控。任天然想：這廬陵的百姓真個刁健，前官初去就想翻案，必得要警戒一二才好。及至坐上堂細細的一問，再把卷裡的堂判一看，才曉得這位名吏的審理詞訟是有斷無聽的，不拘你什麼案子，他只把兩造的呈子約略一看，就拿定主意如何斷結，到了堂上大致問了幾句，就照他自己的意思判斷，不管你平服不平服，勒著具結，兩造再要辯論，他就把驚堂一拍說：「本縣一天要審結多少案子，還要辦多少別樣的公事，那有工夫同你們多說呢？」又傳別案的人證審問了。可憐這兩造花了多少錢，費了多少事，才能到得公堂見了縣官，含著多少下情，要想伸訴卻竟不容置喙，就這麼模模糊糊的斷結，有些案子此造吃虧彼造還佔便宜，有些案子所斷的辦法竟與兩造的事理全不對應，弄得原被告皆覺為難，有一兩起跑去上控，上面總說這縣官是一個名吏，所斷極為公正，不得逞刁讀訴，就使問或批准讓該縣集人證復訊秉公定斷，到了縣裡還是給代一個硬斷了事，所以後來必然沒有人去上控。可見這地方百姓，遇著了明乾的官府比遇著那昏冗的官府更要苦呢。任天然到任之後，百姓見他審了幾起案子，都是平心靜氣一個一個的細問，遇到那鄉下老實膽小的人，更是和顏悅色的問話，使他走了那懼怯官府的心，得以盡情傾吐，到了判結的時候，還要盡問他們有什麼不平的地方盡管申訴，不必勉強，總要兩造真正情舒心服無話可說之後，令其具結就是。遇到刁狡健訟飾詞逞辯的，他也是按著本案的事理中證的口詞，同他詳詳細細的辯駁，使他遁詞俱窮，偽情畢露，然後加以懲戒。所以，這些舊案都來翻控。任天然見他們有這種苦衷，卻也不能替他們伸理。但是，前任結過的案，其中清理實在相懇的呢，自不能不為之平反，但凡大致不差的，也還要牽就原斷，以存此體，比那自己手裡審理的案子，更多一層為難。

再查查他辦的那些學堂、警察、工藝廠、農學廠，外面的裝潢，都極為冠冕，細按起來，則學堂的教習就先不能服人，警察除掉官府經過站道整齊，此外的責任沒有一人知道，工藝廠不過僱了幾個外間開舖子的匠人，在裡面隨意教教，農學廠更無道理了，籌的經費半屬紙上談兵，接起常年實在數目來，沒有一半可靠，有些捐款都是硬逼著那人承認，好在只要他在紙上寫幾個字，並不逼著他要現鈔，那些人也只得火燒眉毛且顧眼下，答應了再說，刀一要按簿實追起來，那可就真正為難，即令叫他傾家販業，亦復無補於事。辦的人呢，說的天花亂墜，占了面子走了，可難壞了這位接任的官，若要據實上達，不但上司未必肯信，必說前後任不合，故意挑剔，而且總還是責成後任妥為整理擔子，還是脫卸不掉，徒然多一痕跡，況他是擾台明保的人，擾台斷不肯自己認錯，恐怕還要說接任官無才，連現成的事都做不好，前一個有撤調，自己的功名還在其次，那後任來的官，鑒於前車勢必變本加厲，地方上更要吃苦。任天然想到這層，只得靜氣手。已替他逐件設法料理，總弄到四平八穩，使前任的罅隙皆彌，百姓的元氣無損，卻真費了許多心血，才算替這位名吏揩乾淨了屁股。偏偏他的一位本府苑大等名式金的，本是一位青年翰苑理學名儒放出來的，不曉得怎樣得了心疾，初僅談到公事東拉西扯胡帝胡天，還不要緊，有一天三更多的時候，忽然把任天然傳了去，任天然不知何事即至，見了面這苑太尊說的是他的兩位如君要謀害他，叫任天然替他拿辦。任天然曉得是他有些瘋了，同了府裡的刑鈔師都帶勸帶攔的鬧了一夜，才把這位太尊的痰火壓平了些。過了幾天，這位苑太尊到底跑進省去見了撫台，談他衙門裡姬妾、僕役、幕友、當差同著地方紳士都要想法謀害他，連縣官都被他們串通了，好容易才逃進省來，要求派兵查辦。擾台聽了十分詫異，後來細看他的神氣，曉得他得了瘋病，只得將他留省醫治，另委了一位全太守景周來署這吉安府事。這全太守號似莊，是任天然的安徽同鄉，由廩生用的光祿寺署，正截取同知分發直隸署，官聲很好，在河工裡保了知府，一位直隸藩台很為賞識，請制台明保他了，恰好這位藩台升了江西撫台，就把他奏調過來。

梁培帥到了任也很喜歡。他在省裡當的都是面上的要差，同任天然也常見面很要好，任天然卻曉得他的脾氣，口裡極其謙和脫俗，那堂屬的規矩儀節可絲毫錯他不得，膽子板小，肩膀極窄，可什麼事都要盡到，他的屬員無才，他竟要當面嘲笑，屬員有才卻不免暗中忌妒。任天然聽見他來做本府，曉得又要多費一番心思去對付他，打聽他到了就趕緊遠遠的接出去。見面的時候，這全太尊就說道：「我們至好，何必如此客氣？以後大家總要脫略些，不要拘這些官樣文筆才好。」任天然連連答應，卻是參堂站班上衙門沒有敢少一點過節兒，供應的也格外週到，三日兩日總到他衙門裡走走，大事小事無不上去請示，卻把那辦法暗暗的度到這全太尊心裡，讓他吩咐出來。上行的稟帖，通變有面子的事體，總說是出自本府的主意，下行的告示遇有討好的地方，總說是府憲的恩典。所以，一年下來，這位全太尊同他共的極為合式，兩季的考語都極好。後來新放的實缺到任，這全太尊交卸回省，又在撫檯面前極力的保舉，這梁培帥真是個愛才的上司，第二年又是一個明保。那范星圃是送部引見，全似莊、任天然也都得了傳旨嘉獎。

再說那范星圃做了兩年首道，又到他本任東鄉做了兩三年，那官聲也與在廬陵差仿不多。那曉得他的官運甚好，他的家運卻不佳，他的世兒已有八九歲了，本是種過牛痘的，不知怎麼又起起天花來，碰到一個庸醫，用了兩貼涼藥以致內陷，這位少爺竟被散花天女收去。他的太太，是漢黃直道羅歡悅的千金，正因嬌兒夭折不勝傷感，忽然，又接到漢口的電報，羅歡悅中風出缺，這位羅氏夫人，痛子哭父水米不沾，淹淹成病一個多月，日復一日，也就駕返瑤池。這位名吏就抱哀師之痛，又增錦瑟之悲，未免有情，誰能道此計心再戀。此東鄉縣缺，請咨入京引見梁培帥，望他飛飭倒也十分高興，登時委員接署又替他加片奏保，請予破格錄用。他在省中料理交代，結算私囊也忙了幾個月，才帶了夫人兒子的靈柩，順便回杭安葬。然後到京，仍舊住的是西河沿高升店，這時候，他的老師洪中堂正是軍機第一位當權的，他帶了一桶江西官窯磁器，一個亨達利買的英國最大八音鐘，一套銀水碗，一枝羊脂玉的如意，幾套空織的袍褂，兩盒真正萬州血燕，配了些浙江水禮，孝敬老師。老師見了甚為喜歡，全數賞收，同他當面道語說：「你在江西的官聲真好，很替家做臉。」談了半天，次日又去見了屏大軍機，扯了那位賈端甫把兒。這時候，賈端甫已經補了主事，得了秋審處的提調，這刑部司官進了秋審處的四提四坐，那提升京察外放是可以操券的，彼此宦途得意，相見甚歡。賈端甫道：「上年得信，曉得老弟斷弦甚為記念，近來已續寫膠麼？」

范星圃道：「期年才遇，尚未議及，卻也在四處留心，老哥有甚麼相巧的人家，尚求代為作伐。」又談了半天方歇。范星圃這回到京原想京城當道，闊老之中有甚麼相巧的姻緣，結他一重也可以，做一個泰山之靠。到京裡打聽了一陣，竟沒有甚麼機會，那些黑尚書侍郎他又看不在眼裡，也就有個高不成低不就的光景。到京以來，終日酬應，空的時候也不多，晚上有時還要同著兩位軍機閣少票號財東，到那石郎衛衛韓家潭一帶領略領略風景。

有一天，一個通裕金店掌櫃的胡式周談起說京裡有位姓華的大富翁，真是家貨百萬，京城張家口做的生意不知多少，前年死了。只有一個兒子還小，兩個女兒卻生得貌比嬌施，才逾左鮑，就是絲竹管弦、琴棋書畫也無一不精。范星圃聽了甚是動心，就托胡式周替他打聽打聽，說合說合，胡式周慨然應允。

過了兩天去問回信，明式周說打聽得這兩位姑娘說親的雖多，他的娘卻還沒有答應，就是星翁的事情也托人說過，那邊也沒有回報，卻也沒有就允嫁，再托人探探罷。過了幾天，又去催那邊，還是個活活動話，范星圃甚是焦急無聊。有一天傍晚，應酬清些沒有坐車，也沒有帶家人，獨自一個到外門散散，順步走到前門口，看這些車馬往來嘈雜，無處立足，又走了幾步不覺進了城，走到玉河橋邊，這地方寬闊平整，遠看著洋場上一道平路兩面洋樓，倒還有些風景。正在看著，忽然，一個車把勢跑到面前說：「老爺坐車去逛逛罷。」范星圃問他到那裡去逛，那車把勢道：「只要老爺賞二兩銀子，包你有好地方去。」

范星圃一想，本來聽見京裡有種黑車，這大約就是了，好在今天無事，試他一試何妨呢。就在身邊拿了二兩一張的銀票與了這車把勢，那車把勢把車趕過來，也是個大鞍見車，那匹驃子也很高大，比外頭僱的要好得多呢。跳上了車，先也是慢慢兒的走，後

來這車把勢加上兩鞭，那騾子就如飛的跑去，左轉右彎不知繞了多少圈子，真弄得辨不東南西北。看看天色黑了，這車把勢也不點燈，任著這車在黑地裡走。范星圃心裡倒也有些發急，然而無可奈何，只好聽他去跑。總走了有一個多時辰，才到了一個宅子門口，車把勢把車停住說：「請老爺下車。」

范星圃道：「烏黑的下來怎麼呢？」車把勢道：「那不是有人來接了麼。」再一看，果有一個人提著一個燈籠前來引導，就跳下車，車把勢又交代了一聲：「老爺緊跟著他走，不要亂跑。」只得隨著燈籠進了大門，一進曲曲彎彎不如走了多少路，有些門口也有人坐著，有些地方也有人往來，卻彼此都不聞問。

范星圃心裡也有點數兒，只跟著燈也不去管他那些。末後走進一所高大上房，是五開間大玻璃窗，就有老媽把他領到上首一間外房坐著，也有些丫頭老媽在裡頭，也不來問他的信。停了一會，搬出菜來斟了酒，請他坐，一個丫頭低低的說了句：「奶奶就來。」又隔了一刻，又有兩個丫頭拿著燈，照著一個二十左右的美人進來，一張鵝蛋臉，高高兒的鼻樑，一雙桃花眼光彩照人，風神俊逸。進了門就說：「忝怕你餓，所以叫他們先開飯，我卻失陪了。」范星圃也站起來招呼了一聲說：「奶奶賞飯也不敢客氣，已先吃了兩杯。」這位奶奶也就在旁邊坐下，丫頭遞上杯筷，也陪著吃。范星圃低低的問了聲芳名，那奶奶望他笑了一笑，沒有回言，他也不敢再問。吃完了飯，那奶奶挽著他手到房裡坐著，也是有說有笑的，卻絕不問及姓名來歷。房裡收拾的美麗非凡，牀上是錦衾繡褥，彩慢羅幃，靠牀面前一張條桌子，那邊一個鐘箱，裡面一架大掛鐘，陳設的光怪陸離，范星圃也看不清這許多，大約是同那聊齋上所說的天宮一般。又坐了一會，一個丫頭拿了兩碗冰燕湯送與他，同那奶奶各吃了。一個老媽子就來開了輔，下了羅帳，走到范星圃面前說：「老爺先睡。」范星圃就把外面衣服脫下，那老媽子接了過來連忙折好收入櫃裡。范星圃又要了夜壺解了小手，上牀脫衣擁裝而臥，那老媽子把牀前面的鞋子也收起來。那位奶奶還坐在窗口吃著水煙，同丫頭、老媽們說笑。又一會兒，聽見院子裡許多男人家腳步聲音，又聽見一個人喊了一聲道：「九奶奶睡了沒有？」一個老媽子連忙應道：「沒有睡。」只見一個男人家，有三十多歲的光景，走了進來。穿著袍褂，戴著翎頂，隔著帳子，卻看不出那頂子是甚麼顏色，大約總不是綠的。進房就在當窗的椅子上坐著，一個丫頭忙點了火過來裝潮煙，一個老媽子倒了一碗茶，那奶奶也同他談了些閒話。忽然，看見這男人家站起來，身朝牀面前走，范星圃雖是個極有主意的人，到這時候，也不由的嚇得汗流浹背，想今天可是毀了。幸虧這男人家是走到鐘面前看時刻的，說道：「呀，已經快兩點，不早了，我要去了。」那九奶奶道：「這個鐘總快到將近一刻的光景，明兒要收拾呢。」這男人道：「那容易，你明兒交代長富就是了。」說著招呼掌燈老媽子打起簾子，這男人家走了出去，范星圃才放心。然後，這位九奶奶卸了妝，解了手，用了水，丫頭收拾乾淨，把掛的保險燈吹息了，留了一張桌燈，移在牀面前條桌上，關了房門退出後房。這位九奶奶一笑，牽幃解衣入帳。畢竟這一宵風味如何，做書的沒有乾過這種險事，不敢妄談，或者同在上海堂子裡吃過雙怡，大致差份不多也未可知。第二天，到八點多鐘才起來，還是那個打燈籠的把他送了去，依舊是那輛車，上車之後仍日轉了幾個彎子，不過覺得比昨天晚上快了點，到了玉河橋，那車把勢說道：「老爺請賞點酒鈔，另外僱車去罷，我不能送了。」范星圃跳下車，又給他十兩鈔的票子，自己步行出城，回到店裡，他的那些家人說：「老爺到那裡去的？昨兒家人們找了一晚。」

范星圃道：「被一位老爺拉去打了一夜的牌。」又問有沒有事件，那家人回道：「沒有甚麼事，就是通裕胡老爺今晚清在國興。」范星圃一人靜坐，想起昨夜雖是十分繳幸，卻也十分危險，這種事真不可再的，倒是這華家的親事，那是可以財色雙收的事，今晚必得再切切實實托一托胡式周。晚上，胡式周來催請到了國興，那國興主人佩秋就連忙迎著招呼進去，其時到的客人還少，范星圃就拉了胡式週到旁邊密密的同他談這華家的事體，胡式周說道：「華家呢也還願意，但是，聽說有位江蘇引見的道台還有位翰林也在那裡求親，所以，華家還要揀一揀呢，我再竭力的替你想辦法罷。」稍停，客齊入坐，不過是兩位京友，還有幾位外鄉進來引見的，因為書裡沒有他們的事，做書的也就不去打聽他們的姓名，想來看書的也不限言要一個個去考究的。

近來，京裡自從南班子一來，甚麼林佳生、謝珊珊、楊寶珠、花寶琴名震通衢，朝貴爭趨，不但令那北地胭脂減色，就是這菊部生涯也幾乎為他們占盡，竟致車馬寥寥，這些相公卻也遠不及。從前做書的也懶得細細的去摹寫他們，大約不外乎唱兩枝曲子，敬兩杯酒而已。隔了幾天，天氣漸暖，是在園子裡引見的。范星圃居然蒙恩召見了一次，又到各位軍機那裡叩謁，洪中堂說：「上頭意思很喜歡，大約就有好音，你且等著罷。」厲大軍機也說：「朝廷正在破格用人，上頭說你人很明白，大約是個好消息呢。」范星圃回到外城又應酬了幾天。那天，正在店裡剃頭，只見賈端甫飛了一個信來說，頃接寧河師函知閣下已簡守衡州，專此馳賀云云。接著，又見一個專馬來，是頭班達拉密孟京堂的信，也是這話，叫趕緊到園子裡預備謝恩，他這一見歡喜不盡，隨後，就有長班人等，前來道喜。這天本來還有酒局，趕緊叫人辭了。一面套車到園子裡，托孟京堂辦了謁恩折子，又到洪中堂、厲大軍機兩處轉了一轉。第二天，折子進去又叫了一回起見下來，就到各位軍機那裡叩謁，幸喜在園子裡住的都不遠，一天就可以見齊，那洪中堂、厲大軍機自然有一番欣賀勉勵的話。在園子裡住了三天才得回城，道喜的紛紛不絕。

那如天下的事喜必成雙，這范星圃竟是催官紅鸞同時照命的。原來那華家因求親的多，主意正在不定，聽見范星圃放了缺，看這個人以一個知縣就特旨簡放知府，將來必定要大闊的，就有了幾分意思。胡式周又去討信，華家說：「好是很好，但是要想請過來讓大姨太太見一見，不知肯與不肯？」胡式周道：「大約總做得到。」趕緊跑來告訴范星圃，范星圃歡喜非常，約定改天過去見，因為要冠冕些，連夜托胡式周捐了個三品銜。

到了那天，胡式周來約他，就戴瞭亮藍頂戴，拖著條重線的花翎，穿著一身簇新的袍褂，釘了一副釘線的孔雀補子，坐了大鞍兒車，用著頂馬，同著胡式周的車一齊來到華家。見那宅子也很像樣，有個管帳的出來迎到第二進廳上坐著。停了一刻，裡頭說聲：「請！」那管帳的領了范星圃款步而入，看那位大姨太太已經立在堂前，也只四十左右的年紀，據說姓黎，是個清風店的名妓。范星圃因為想他的女兒，也管不得這許多，見面就行了大禮。那位黎姨太太卻也回了禮，就請在堂屋裡坐著，丫頭送上菜來，黎姨太太問了些到京的情形及家裡的人口，范星圃一一回答，覺得兩邊房裡有許多人看，釧韻衣香隱隱約約，但不知可有那心上人兒在內，想來總不見得好意思自己偷看的。

談了一會，黎姨太太說：「請范大人外邊用點心罷。」范星圃就出廳到外邊用了點心，同著胡式週一齊托那管帳的道謝上車回去。次日，胡式周前去問信，那華家見這位花太守一表人才，風流驚灑，前頭太太又無兒女，那有不允的呢，不過要在京招贅住兩個月才能動身。胡式周告訴范星圃，自然一一遵命。就檢了日期行聘下禮，好在那女家一切妝奩都是現成的，喜期離下定的日子只隔了半個月多。這天，華家請了幾位做京官的親友，陸這新郎。原來這位華富翁正室早放，這黎姨太太生了兩位千金，大的叫素芳，今年十九歲就是今日的新娘。小的叫紫芳，才十六歲。這黎姨太太生了兩位千金之後，七八年沒有坐喜，華富翁又討了一個蕭姨太太，生了一個兒子，取名「延年」，可憐不到三歲，這富翁一病嗚呼，丟下這百萬家財，留此一些錢。這兩位姨太太，一個說入門在先，一個說母以子貴，彼此各不相下，華富翁在日就已分居。這天喜期，雖曾招人通知那蕭姨太太，也沒有前來見禮，這黎姨太太可也不去再請。晚間酒闌人散，范星圃進了洞房，見這新人玉潤珠圓，溫和明媚，真個名不虛傳。這一宵恩愛，做書的也就描寫不荊范星圃放出那一種借玉憐香的手段，真個是閨房之內事，有甚於畫眉數日之後，不但調得這新婦宛轉隨人，就是那位小姨也就熟不拘禮。有時討論些古今的詩詞，有時講究些名人的小說，到了傍晚，三個人就煮酒談心。這位泰水夫人；可或也還入坐湊趣，又嫌悶酒沒味，行行酒令，猜猜詩謎，繼而又定了個以曲代酒的罰例，好在一位風流太守，兩個窈窕佳人皆是知音，更唱互酬極盡激盪樂事。這一天，范星圃拿了一幅花劍在窗下揮毫，這紫芳姑娘恰恰走來說：「姊夫你在寫甚麼？」

范星圃道：「我寫的兩句歪詩，好在紫妹妹看了也不要緊的，你就替我改改罷。」說著，站了起來，讓紫芳坐了，自己卻站在旁邊同看，紫芳拿起來一看，見是幾首閨情本事，詩裡所寫甚麼：「繡衾乍展心先醉，翻屬檀郎各自眠。」還有甚麼：「一笑倩郎搔背膀，插尖不許觸雞頭。支枕憑肩嬌欲舞，范郎親解鳳頭鞋。曉明不放即先起，故把蓮鉤壓枕腰。」許多豔冶秀人的詞句，紫芳臉上一紅，把詩箋望桌上一放道：「你把姊姊不可告人的事情都描寫出來，被人家看見算甚麼呢？」范星圃道：「我做兩首送你好

不好？」紫芳道：「我不要你說這些混話。」范星圃道：「那何敢呢。」隔了一天，就做了八首七律，皆是含蓄蘊藉的清詞華句，絕無一點押襲的話頭，工楷寫了一把泥金聚頭扇面，一面叫素芳畫的落花蝴蝶，配了一副象牙骨子送與紫芳，紫芳也甚喜歡，若問他做的這八首詩呢，做書的恐怕他還不及韋應珠、韓愈生做的，所以沒有抄出來，也是善於替他藏拙之一道。這天晚上，紫芳就弄了點體己的菜，算是謝謝姊夫姊姊的。三人入坐，范星圃說：「每天拿唱來抵酒，這個法子也還不公，今兒我們每人唱一套，一個唱，一個吹笛子，一個帶板，彼此輪流，免得你推我諉的。」素芳、紫芳也都說好。於是，素芳先唱了一套小晏，是范星圃吹的笛子，紫芳帶的板，吃了兩杯酒。范星圃唱了一套喬醋，紫芳吹的笛子，素芳帶的板，大家又喝了幾杯酒。催著紫芳唱，紫芳卻不過，只好唱了一套琴挑，是輪著素芳吹笛子，范星圃帶板，唱到「那我待要廣：承這羞漸，怎應他那一聲」兩句上，范星圃望紫芳笑了一笑，低低的說道：「你應了罷。」那紫芳臉一紅說：「我不唱了。」范星圃趕緊作揖說：「好妹妹，不要氣，我再不敢亂說了，求你唱完了罷。」紫芳望他瞅了一眼，重新唱了下去。這溫柔鄉的滋味真個說不盡，若要一天一天的替他敘起來，做書的可沒有個放筆的時候。總而言之，范星圃因是看這紫芳的才貌勝於乃姊，而且這份家私也必得要二喬兼顧才能望三分有二，所以，在他身上處處用心，不時的拿話打動。

這位小姨卻也知他意在沛公，在那有意無意之間也微露憐才之隱。范星圃想，他是個聰明伶俐的女子，不是可以硬來的，不如以情理相感或者可以有幾分希望。這天，素芳到親戚家裡辭行，被他姑母留住了。范星圃想，這真是一個好機會，就跑到這小姨房裡，先說了幾句家常話，忽然問道：「紫妹妹，你看我同令姊的伉儷如何？」紫芳道：「雙心一襪還有甚麼說呢？」又問道：「紫妹妹，你同你素姊姊的姊妹何如呢？」紫芳道：「同氣連枝也是再好沒有的。」范星圃道：「我也是這麼說，但是，我因愛你姊姊就不得不愛及妹妹，我想你令姊同我出京，你在京裡閨中失了一個良伴，況且京城豪華的子弟多，風雅的子弟少，以妹妹這種人才，配了一個蠢俗市儈，固然有屈嬌姿，就配了一個紈袴兒郎也不免辜負這錦心繡口。」說的這紫芳低垂粉頸，百感交縈。范星圃又說道：「我自說見了妹妹，這一種愛憐的心思伏入腦筋，不是說句輕薄的話，真個被妹妹把魂靈兒勾去了，明知妹妹是玉質瓊姿，怎敢妄思非分，然細數古人中仍就英皇成案的也不知多少名士美人，這心事久已要想同妹妹談談，只是不敢冒昧開口，今天，實在忍不住了。」

說著，就立起身來望著紫芳作揖道：「總要望妹妹憐念。」那意思還要想下跪，紫芳連忙止住道：「你且坐著，你平日的深情蜜意，我也不是一些不知，但是你叫我怎樣呢？」范星圃道：「只要妹妹依了同著出京，你令姊的親情淑德難道還有甚麼不相容麼？將來白頭相守，在我呢，雙美兼得自當曲盡溫存，在你姊妹呢，珠玉索聯，亦免時化離別，妹妹以為何如？」只見紫芳聽了這話也不答應，也不發怒，低了頭默默凝思。范星圃曉得有幾分願意，不致翻臉了，就走到面前，輕偎玉體，斜抱香肩，紫芳連忙推他道：「我就是答應你，也是終身之事，怎好這樣輕薄呢？」范星圃道：「男女相愛，必得要肌膚相親，方能堅固不移，做蒙妹妹金諾，務求趁著今晚無人，先成好事，生米做成熟飯，一切就容易商量，否則設或令堂有個異議，親戚有句閒言，那時叫我怎樣，妹妹又怎樣，還是背了今夕之盟呢？在我固不願，恐怕妹妹亦不肯出事罷。」紫芳聽他說的近情切理，而且平素已早被他挑動，此時，又經他擁抱了一會，更覺春意滿懷，只好靦靦腆腆做了個長生殿裡的貌國夫人。第二天，素芳回來，范星圃將這事告訴他，央求他作成，素芳本來愛憐妹子，而且生性溫和，也就沒有甚麼說的，見了妹子倒反安慰了幾句。紫芳羞愧難言，素芳本想同他娘說明就效英皇，因恐在京裡有親戚人家議論，不如出京再說，但勸他娘帶了妹子一問到任上去。黎姨娘本有些捨不得女兒，也就答應了，把京中一切事體托了一位老管事的靳忠甫料理，他同蕭姨娘本來不分而分，也沒有甚麼放不開手的事。

范星圃又到各位軍機那裡稟辭，洪中堂見了說：「湖南撫台那裡，我已在信上替你提過，你去了必賞識的。」其餘各處都去辭了行，凡是湖南、江西、浙江三省有點面子的京官，都送了些別敬。那位喜夜卻金的把兄賈端甫那裡也送了一分，那賈端甫倒也破例莞收，並沒有像待增朗之那樣的拒絕。華范兩家裡裡外外的忙了半個月多，諸事方才停當，找一家客店包運行李，共是五百塊鈔，連幾位頭等大車、輪船、大餐間在內價鈔還不算貴。動身這天，到車棧上來送的兩家親友，人也不少，那胡式周、賈端甫都來的，看著開了車，方才各散。賈端甫回到家裡，見書房桌上擺了一本玉折匯存，裡頭夾著一張本目的上諭，只見上面一道是：厲鳳文著無庸，在軍機處行走，欽此。」

又一道是：刑部尚書熊丙炎著在軍機大臣上行走，欽此。賈端甫看了這兩道諭旨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卻是為何，下回便知道了。